

十七 永远的丈夫

在我们描写的那件事发生后又过了几乎整整两年。有一年夏天，在我国一条重新运营的铁路的车厢里^①，我们遇到了韦利恰尼诺夫先生。他到敖德萨去看一位朋友，目的是散散心，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件也是相当愉快的事；他希望通过这位朋友的关系，能见到一位非常招人喜爱的女人，而他早就想跟这个女人认识认识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就不详谈了，仅限于指出，在最近这两年，他已彻底改观，或者不如说情况大变。过去那种抑郁寡欢的样子几乎一扫而光。两年前，在彼得堡，在打那场不顺利的官司的时候，他旧病复发，因而想起各种各样的“往事”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悸不安，——如今残留在他身上的只有某种由于意识到从前的畏缩而感到的隐蔽的羞耻。他得到的部分补偿，是坚信这种情况再也不会有了，而且这种事永远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诚然，他当时已不再涉足社交界，甚至穿着也差了，找个地方躲开所有的人，——这情况，当然，大家也都注意到了。但是他非常快又负荆请罪似的出现

① 指从克列明楚格到敖德萨的铁路（建于1865—1869）。——俄编注

了，而且又恢复了颇具自信的原貌，因而“大家”也就立刻原谅了他，原谅他短暂的销声匿迹，甚至那些他对之不再问候的人，也主动走过来同他寒暄，向他伸出了手，而且也不再提任何让人听了讨厌的问题，——倒像他是因为他们当中谁也不便过问的家庭琐事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出了趟远门，一直不在家，现在刚回来一样。所有这些变化，出现好的、有利的转机的原因，不用说是因为官司赢了。韦利恰尼诺夫得到了总共六万卢布，——这事无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他却非常重要：首先，他立刻感到心里踏实了，——因而精神上得到了满足；他现在已经满有把握，这最后一点钱，他是决不会再“像个傻瓜”似的挥霍掉了，就像过去挥霍掉头两笔财产一样，这也就够他过一辈子的了。“不管那里他们的社会大厦如何摇摇欲坠，也不管那里他们在大吹大擂地说什么，”他有时注视着和倾听着发生在他周围和整个俄罗斯的奇妙而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时想到，“不管将来的人怎么变和思想怎么变，反正现在我享受的这些美味佳肴不会变，由此可见，我对一切都做好了准备。”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想法，渐渐地完全充塞了他的心田，且不说他在精神上发生了变化，甚至在肉体上也发生了变化：他现在的模样与过去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从前的样子我们在两年前已经描写过了，而且他当时也出了不少洋相，——现在他快乐、开朗、神气。甚至连那些在眼角和脑门开始逐渐增多的显示老态的皱纹，也几乎平复了；甚至脸色也变了，——人显得白了，也红润了）。这时，他坐在头等车的一个舒适的位置上，脑子里正浮现出一个可爱的想法：下一站将是铁路分岔，往右是一条新路。“如果暂时不走直路，取道往右，那最多过两站，就可以去拜访又一位熟悉的太太，她刚从国外回来，现在正待在对他来说十分愉快、

对她来说却是十分无聊而又偏僻的小县城；因此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散散心，决不会亚于去敖德萨，再说那里也跑不掉……”但他还是犹豫不决，没有最后拿定主意；他在“等待一个推动力”，然而下一站快到了；这推动力也就毫不拖延地出现了。

火车在这一站停靠四十分钟，让旅客到站上用餐。在头等车和二等车旅客用餐的餐厅入口处，照例挤满了许多不耐烦的、急性子的旅客，——也许，不足为奇，也照例发生了争吵。有一位从二等车厢出来的太太，人长得非常漂亮，但是对于旅行又似乎穿得太花哨了些，她两手拽住一位十分年轻而且长得很帅的枪骑兵，可是这枪骑兵却在使劲从她手里挣脱出来。那个年纪轻轻的小军官喝得酩酊大醉，而那位太太看来是他的年长的亲戚，硬是不让他走，大概怕他又冲到卖酒的小卖部去买酒喝。然而，因为拥挤，有个也是纵酒作乐、而且闹得不成样子的年轻商人，与那个枪骑兵撞了一下。这年轻商人滞留在这座车站已经第二天了，他大吃大喝，挥金如土，被各种各样的狐朋狗友包围着，老是坐不上火车，因此老也走不了。两人发生了争吵，小军官在喊，小商人在骂，那太太急得走投无路，硬把他拉走，不让他吵下去，用央求的声音向他喊道：“米坚卡！米坚卡！”那小商人觉得这简直是出乖露丑；诚然，大家都笑了，但是那小商人却生气了，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的道德感受到了侮辱。

“瞧，‘米坚卡！’”他模仿那位太太的尖嗓子，带刺地说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真不害羞！”

那位太太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并让那个枪骑兵坐在自己身旁。这时，那个年轻商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他俩身旁，对他俩轻蔑地打量了一下，拉长了声音说道：

“你这破鞋，破鞋，又臭又脏的破鞋！”

那太太一声尖叫，可怜地环顾四周，期待着能躲过这场灾难。她既感到羞耻，又感到害怕，加上那军官又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大吼一声，向那年轻商人扑去，可是他脚底一滑，又扑通一声跌回到椅子上。周围一片哄堂大笑，可是谁也没想来帮忙；韦利恰尼诺夫却挺身而出：他一把抓住那个年轻商人的脖领子，把他扭转身去，使劲一推，推出离那个受惊的女人五六步远。这场争吵就此结束；那个年轻商人被这一推和韦利恰尼诺夫的威武的仪表镇住了；立刻被同伴们拉走。这位穿戴高雅的老爷的魁伟的相貌，甚至对那些作壁上观的嘲笑者也产生了威严的影响：笑声停止了。那位太太红着脸，几乎眼泪汪汪地开始连声道谢。枪骑兵也喃喃道：“谢谢，谢谢！”他本来想向韦利恰尼诺夫伸出手来，可是刚伸了一半，又突然躺到椅子上，伸直了两腿。

“米坚卡！”那位太太两手一拍，责备地埋怨道。

韦利恰尼诺夫对这桩意外的事故和他造成的局面感到很满意。这位太太使他很感兴趣，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富有的外省女人，虽然穿得很花哨，但却缺少审美感，举止也有点可笑，——正因为她集这一切于一身，所以保证了这位从京城来的、对女人抱有一定目的的花花公子旗开得胜。双方攀谈了起来；这位太太热烈地诉说并埋怨自己的丈夫，说他“突然离开了车厢，不知跑哪儿去了，因此才发生了这一切，因为他永远是这样，这里需要他时，他偏不知道跑哪儿了……”

“有事呗……”枪骑兵嘀咕道。

“哎呀，米坚卡！”她又举起两手一拍。

“这下丈夫得挨剋了！”韦利恰尼诺夫想。

“他叫什么？我去找他。”他建议道。

“帕尔·帕雷奇^①。”枪骑兵答道。

“您那位先生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韦利恰尼诺夫好奇地问。蓦地，一颗他所熟悉的秃脑袋在他和那位太太之间伸了进来。霎时间，他眼前便浮现出扎赫列比宁家的花园、天真无邪的游戏、以及不断伸到他与娜杰日达·费多谢耶芙娜之间的那个令人讨厌的脑袋。

“哎呀，您总算来了！”他太太歇斯底里地叫道。

这就是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本人；他惊奇而又害怕地看着韦利恰尼诺夫，他看见他就像看见鬼魂一样惊慌失措。他简直吓傻了，吓得好长一段时间似乎什么也听不懂；听不懂他那受了侮辱的太太生气地、急促地向他诉说的到底是什么。最后他终于打了个哆嗦，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件对他可怕的事到底是什么：弄清了自己错在哪里，米坚卡又怎么啦，以及这位“麦歇”（他太太不知为什么这样称呼韦利恰尼诺夫）“是我们的保护天使和救命恩人，而您——当需要您在这里的时候，您总是跑开了……”

韦利恰尼诺夫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要知道，我跟他是老朋友，是总角之交哇！”他向那位不胜惊奇的太太叫道，说罢便伸出右手亲昵而又呵护地搂住正在神色尴尬地微笑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他没有向您说起过韦利恰尼诺夫？”

“没有。从来没有说过。”他夫人有点慌张地答道。

“那么，背信弃义的朋友，那就请您把我介绍给尊夫人吧！”

“莉波奇卡，这的确是韦利恰尼诺夫先生，您哪，是这样

^① 即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因枪骑兵喝醉了酒，吐字含混。

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开口道，但又羞于启齿地欲言又止。他夫人倏地脸涨得通红，两目圆睁，向他怒目而视，显然是因为当着生人的面叫她“莉波奇卡”。

“您想想，他又没告诉我他结婚了，也没请我去喝喜酒，但是您，奥林皮阿达^①……”

“谢苗诺芙娜^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提醒道。

“谢苗诺芙娜！”本来已经睡着了的枪骑兵突然应声说道。

“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请您看我的面子，看在老朋友久别重逢的分上，原谅了他吧……他是个好丈夫！”

说罢，韦利恰尼诺夫友好地拍了一下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

“心肝儿，我，我不过离开了……一小会儿……”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替自己辩解。

“撇下妻子，让妻子受这样的奇耻大辱！”莉波奇卡立刻接口道，“需要您的时候，您偏不在，不需要您的地方，您偏爱多管闲事……”

“不需要您的地方——您偏爱多管闲事，不需要您的地方……不需要您的地方……”枪骑兵附和道。

莉波奇卡激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她自己也知道，当着韦利恰尼诺夫的面，这样不好，因此涨红了脸，但又克制不住。

“不需要您的地方，您也太多心了嘛，太多心了嘛！”她脱口说道。

“在床底下……找情夫……床底下——在不需要您的地

① 莉波奇卡的大名。

② 奥林皮阿达的父称。俄俗中对人叫名字和父称，表示礼貌，具有恭敬之意。

方……在不需要您的地方^①……”米坚卡也突然非常激动起来。

但是同米坚卡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不过后来一切都愉快地结束了；接着就完全熟悉了。他们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去买咖啡和鸡汤。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则向韦利恰尼诺夫说，她丈夫在敖德萨工作，他们现在就从敖德萨来，到他们乡下去，准备住两个月，这村子不远，离这车站一共才四十俄里，他们在那里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和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将会有客人到他们家做客，他们那里还有几家邻居，如果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肯赏光到“他们偏僻的小村”去看他们的话，她一定把他当“保护天使”一样欢迎，因为她一想起今天发生的事，还不能不心有余悸，如果……一句话，将把他当“保护天使……”

“而且是救命恩人，救命恩人。”枪骑兵热烈地坚持道。

韦利恰尼诺夫很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他回答道，他是一个完全游手好闲和无所事事的人，因此对于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的邀请他感到太荣幸了。接着他就快活地闲聊起来，在闲聊中还成功地加进了三两句恭维话。莉波奇卡高兴得脸都红了，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回来，她就兴高采烈地向他宣布，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居然肯赏光，接受了她的邀请，答应到他们乡下做客，逗留整整一个月，并答应一周后即枉驾前来。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心慌意乱地微笑了一下，一言不发。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向他耸了耸肩膀，举目望天。最后，他们

① 这种疑神疑鬼反映了作者父亲 M. A.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特征，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白痴》中列别杰夫身上。——俄编注

分手了：再一次千恩万谢，又是“保护天使”，又是“米坚卡”，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终于把太太和枪骑兵送走了，帮他俩坐进了车厢。韦利恰尼诺夫点上了雪茄，在车站大楼前的回廊上开始来回踱步；他知道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一定会立刻再跑来找他谈谈的，一直谈到铃响。果然如此。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立刻出现在他面前，眼神里和整个眉宇间都流露出满腹狐疑。韦利恰尼诺夫笑了起来：“友好”地抓住他的胳膊肘，把他拉到最近的一张长椅旁，自己先坐下，又拉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自己身旁。他不做声：想让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先开口。

“那么说，您要上我们那儿去喽，您哪？”他吐字不清地问道，开门见山地切入正题。

“我早知道您会这么问我的！一点没变！”韦利恰尼诺夫哈哈大笑。“难道您，”他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难道您当真以为（哪怕就一分钟）我会当真到府上去做客，而且还要去一个月吗——哈哈！”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整个人精神为之一振。

“那么说您不去，您哪？”他叫道，毫不掩饰自己的高兴。

“不去，肯定不去！”韦利恰尼诺夫得意扬扬地笑道。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觉得特别可笑，但是越到后来，他越觉得好笑。

“难道……难道您此话当真，您哪？”说罢这话，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甚至还从座位上跳起来，焦急地等待着。

“我不是说了，我不去，——您呀，真是个怪人！”

“那我怎么……如果这样的话，假如过了一星期您不来，而奥林皮阿达·谢苗诺芙娜却在等您，我对她说什么好呢，您哪？”

“有什么为难的！您就说，我摔断了腿，或者诸如此类。”

“不会相信的，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可怜地拉长了声音说。

“您会挨剋吗？”韦利恰尼诺夫仍旧笑吟吟地说道，“但是我发现，我的可怜的朋友，您一见到如花似玉的尊夫人就会战战兢兢地发抖，——啊？”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笑，但是笑不出来。至于韦利恰尼诺夫谢绝到他们家去——这当然很好，但是对他太太采取熟不拘礼的调侃态度——这就不好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撇了撇嘴；韦利恰尼诺夫注意到了这点。然而已经响过第二遍铃了；从远处车厢里传来一个尖嗓门，在惊慌地叫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在原地忙乱起来，但是并没有应声立刻回去，大概还有什么事有求于韦利恰尼诺夫，——当然，希望他能再一次保证决不到他们家去。

“尊夫人娘家姓什么？”韦利恰尼诺夫打听道，仿佛根本就没有发现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担忧。

“我娶的是监督司祭^①的千金，您哪。”他答道，慌乱地向车厢那边张望和倾听。

“啊，明白了，因为长得漂亮。”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撇了撇嘴。

“这个米坚卡又是您的什么人呢？”

“也没什么，您哪；我们的一房远亲，就是说，我的一个远亲，您哪，我的一位已故的表姐的儿子，您哪，叫戈卢布奇科夫，由于胡闹被降职了，现在又官复原职；我们给他置办了行装……是个不幸的年轻人，您哪……”

① 东正教中负责监督若干教区活动的神职人员。

“啊，原来是这样，一切安排得当；都齐全了！”韦利恰尼诺夫想。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从车厢里又传来遥远的呼唤声，声音中已经流露出怒气冲冲的、不耐烦的味道。

“帕尔·帕雷奇！”又传来另一个沙哑的声音。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开始手忙脚乱起来，但是韦利恰尼诺夫却紧紧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不让他走。

“要不要我立刻跑去对尊夫人说，您曾经想杀我，——啊？”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显得十分害怕。“上帝保佑，千万别，您哪。”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又传来了一迭连声的呼唤。

“好了，您走吧！”韦利恰尼诺夫终于放开了他，继续温和地笑着。

“那么说，您不去，您哪？”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差点儿绝望地最后一次低声问道，甚至像古时候那样在他面前合十当胸。

“我向您起誓，说不去就不去！快跑吧，要不您会倒霉的！”

他说罢便大方地向他伸出了手，伸出手后却不由得打了个哆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非但没有跟他握手，甚至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

响起了第三遍铃声。

霎时间，两人都出现了某种怪异的情况；两人都变了。韦利恰尼诺夫一分钟前还喜笑颜开，这时他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抖动了一下，突然崩断了。他紧紧地、用力地一把抓住帕维

尔·帕夫洛维奇的肩膀。

“要是我向您伸出这只手，”他向他伸出了自己左手的手掌，手掌上明显地留下了一道很大的伤痕。“您就会握它了！”他用发抖的、苍白的嘴唇低声道。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的脸也刷地白了，他的嘴唇也哆嗦了一下。他的脸上忽地掠过一阵痉挛。

“那丽莎呢，您哪？”他用快速的低语含混不清地问，——他的嘴唇，还有两颊和下巴颏，突然跳动起来，眼泪夺眶而出。韦利恰尼诺夫像根木头似的站在他面前。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车厢里有人号叫道，倒像那里杀了什么人似的，——突然发出了火车的汽笛声。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清醒过来，两手一拍，拔腿飞跑；火车已经开动了，可是他不知怎么却赶上去抓住了扶手，——纵身跳进了车厢。韦利恰尼诺夫留在车站，直到傍晚才等到另一列走原路的火车，上了路。他没有取道向右，去看那位蛰居乡间的他熟识的女人，——他情绪恶劣，已经没有那心情。后来又觉得不胜惋惜！

臧仲伦 译